

诗风雅韵

我喜欢太阳

——献给所有如阳光般照亮我生命的人

□陈五星

序

我活过了古稀，像一棵老树。枝干斑驳，却仍向着太阳伸展。这一生，风雨来过，霜雪压过，可太阳从未缺席。它见过我跌倒的踉跄，也见证我站起的尊严；晒干屈辱的泪水，也照亮坦荡的笑颜。人生哪有什么一帆风顺不过是跌倒了，再来所以，我喜欢太阳——它平等地照耀官服也照耀茅屋，就像时间，终将还每个人以清白。

春

冻土里埋着昨日的伤，阳光却给新芽破土的胆量。我的皱纹间藏着风雪，如今开出坚韧的花。孩子们摔在春泥里，笑声比露珠更闪亮。老人数着白发如数丰年，每根都是越冬的勋章。春天从不同情懦弱，你看石缝里挣扎的草，不也赢得整个太阳？——活着，就要向上生长。

夏

烈日是最公正的判官，不认锦袍只认脊梁。农民工背上的盐霜，比勋章更耀眼。蝉鸣撕碎窒息的闷热，这是弱者的战歌。晒蔫的野花在黄昏，依然捧出全部芬芳。我曾在暴雨中丢失方向，是阳光烘干心底的迷茫。——要活就活成向日葵，可以低头，永不背向光。

秋

稻穗弯腰不是认输，是为孕育饱满的希望。我的白发是月光淬炼的剑，那些中伤我的流言，终成秋风扬走的糠。果实无须自证甘甜，大地记得每滴汗水的重量。晒谷场上的阳光作证：南飞的雁阵掠过晴空，洒下一串金色的音符。——毁誉由人，清白在己，这才是太阳的箴言。

冬

寒风刮去浮名虚利，留下铮铮铁骨作响。老人用冻裂的手，在霜窗上画春光。晒被子拍出阳光香，清贫也有尊严的模样。雪中送炭人的眉梢，冰凌映照比火更烫。我收集每缕冬日阳，像超人氏珍藏火种。——这世上有种光：冻不灭，踩不碎，压不弯。

尾

太阳不会因谁白发苍苍，就减少半分光芒。它照样升起，照耀婴儿的襁褓，也照耀老人的拐杖。我喜欢太阳，因它教会我——只要挺直脊梁，就配得上万丈光芒。即便某天我归于尘土，阳光依然会抚摸这片土地，如同抚摸每一个，不曾屈服的灵魂。

老屋春秋

□蒲斌军

子筑起泥巢，叽喳扰梦，我曾举竿欲捅，被母亲断喝钉住：“那是家宅祥瑞！”暮色四合，蝙蝠如诡秘精灵，划着莫测弧线低空掠过，我与哥哥挥舞竹竿劈砍，偶有黑影应声坠落，便引来一阵恶作剧的狂笑。

院角小水潭，后来挖成池塘。我将钓获的鲫鱼、泥鳅、黄鳝悉数投养。闲来掘出蚯蚓，蹲在塘边凝神垂钓，水面浮漂微颤，漾开的涟漪里，荡漾着无忧的光阴。小屋更是精神初航的港湾。方桌油墨斑驳，是我临帖的见证；昏暗的灯下，雪莱、拜伦、徐志摩的诗句如甘泉入心，沉醉于那些滚烫而自由的词句；做过多少少年绮梦，在脑海中与意中人执手，构筑虚幻的琼楼玉宇；甚至尝试在花盆里种下咖啡豆，只为品尝亲手培育、焙炒的苦涩，那微小的收获竟也蕴含丰盈的快乐。

卧室薄薄的隔板那边，便是弥漫烟火气的灶房。至今舌尖仍萦绕母亲煎蛋的滋味——菜籽油在铁锅里滚沸，嗞嗞作响，腾起勾魂的浓香。母亲娴熟倾入蛋液，“滋啦”声大作，金黄在油花簇拥下迅速凝结、翻卷、定型，一张薄脆喷香、油光诱人的蛋饼便成了。寒冬腊月，最爱蜷缩灶膛深处，点燃拾来的枯枝，架上粗柴。烈焰燃尽，便在温热的余烬里烘烤年糕。年糕鼓起焦黄小泡，浓郁的米焦香霎时弥漫灶间——那暖融融的焦香，是凛冽冬日最贴心熨帖的抚慰。

斗转星移，邻舍纷纷竖起簇新小楼，唯我家三间平房日渐黯淡，风雨剥蚀，如一件被时光遗忘的旧衣。难以言喻的自卑，如藤蔓悄然爬满心房。周末同学欲访，我总推说有事婉拒；暑假笔友千里而来，远远望见那寒碜低矮的屋子，我顿时满面羞赧，寻个笨拙借口，近乎狼狈地逃离了那无地自容的窘迫。

蝉鸣声声忆流年

□谷均

侧耳倾听，眼神亮得像揉碎了星辰：“听，这声音高亢悠长，是雌蝉在引吭高歌，为爱而唱；那短促低沉的，是雌蝉的应答，羞涩而隐秘。”顺着他的指尖望去，第三根枝丫上，一个黑影正急促地扇动着透明的翅膀，像揉皱的糖纸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。捉蝉看似简单，实则需屏息凝神——我们猫着腰，连呼吸都放轻，生怕惊走那机敏的小生灵。就在竹竿工具即将罩下的刹那，蝉往往发出一声尖锐的警报，振翅而去，留下我们原地愕然，此起彼伏的“哎呀”声里，蝉还会冷不丁撒下一泡尿，凉丝丝地顺着脖颈流下。我们非但不恼，反倒笑得前仰后合，还给这意外的“洗礼”起了个雅号——“知了雨”。

我们拿着逮到的蝉，觉得特好玩，就那么呆站着看它们在塑料袋里扑腾。有时候心血来潮，觉得不能这么欺负它们，就那么松开了袋口，看着它们扑棱着翅膀飞走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我们不懂，也不知道它们飞走后会怎么样，就是那么一种直觉，觉得得放它们走。蝉鸣声就那么慢慢混进了我们的游戏声里，也混进了我们整个夏天的记忆里。

那时候的夏天，日子过得慢，天黑得也晚。老槐树下，我们玩累了，就靠着树边上，看天上的云彩慢慢变颜色，听蝉鸣从高亢慢慢变得有

点疲惫，最后混在慢慢黑下来的天里，也安静下来了。我们那时候不懂什么生命的短暂，只觉得夏天永远这么长，可以没心没肺地玩。老槐树好像也永远不会老，年年夏天，都给我们遮荫，陪我们听蝉。

岁月流转，曾经的蝉鸣成了记忆里的珍藏。如今蜗居在城区的高楼里，蝉鸣已成奢侈。空调的嗡鸣湮没了夏日的天籁，只有在闷热的午后，恍惚间捕捉到几声若有若无的蝉鸣，才猛然想起虞世南笔下“居高声自远”的孤蝉，或是柳永词中“寒蝉凄切”的哀鸣，心中泛起难以言说的复杂况味。

前几日回老家，那棵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，蝉鸣如故，只是树下再寻不见嬉闹的孩童。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光影，我仰头望着树顶，恍惚间，几十个夏天在枝叶间流转、重叠。当年一起捉蝉的玩伴早已各奔东西，如蒲公英散落天涯，唯有蝉鸣年复一年，执着地响着，像一枚时间的印章，盖在夏日的扉页上，提醒着时光易逝。

树上的蝉依旧欢畅，可树下乘凉的人早已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我站在斑驳的树影里，忽然明白：这些不知疲倦的小生灵，正用它们短暂而热烈的生命，提醒着我们——那些无拘无束的夏天，终究是回不来了。

海边人家

重锤之下，老屋如耗尽最后气息的垂暮者，轰然仆倒。踏过狼藉的断砖残瓦，一片撕裂的黄纸攫住目光——竟是五年前我亲笔写下的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墨痕犹在，屋宇已毁，无言的凄惶如暮色沉沉压下。所谓老屋，不过是三间低矮平房。主卧、次卧、客厅、灶台、茅厕，局促分明。院子倒是开阔，四十余平方米，曾盛放过无数有声有色的日子。此前，一家人蜷缩于四合院盘根错节的家族根系中。几代人挤在一处，口舌纷争如苔藓悄然滋生，母亲与奶奶间的龃龉尤其。

待二叔成家添丁，四合院已拥挤不堪。最终，拿着几百斤谷子，我们搬出世代栖居的门庭，暂栖祠堂旁一间小屋里。三口人挤在漏风渗雨的狭巷，夏日蒸腾如屉，冬日刺骨如窗。父母省吃俭用，五年后，终于在离老宅几百米外，立起了三间属于自己的平房。有了方寸之地，有了自主自由的空間，母亲紧锁的眉宇，也仿佛被吹进了一丝旷野的风，渐渐舒展。从此，这三间平房便成了一家十余年安稳的舟楫。

乡村夏夜，我与表兄弟卷席铺在过道水泥地上。卧看流萤绕梁，点点微光如碎星散落人间；侧耳倾听，瓦隙间蟋蟀唧唧，如暗夜低吟浅唱，丝丝缕缕缠绕耳畔。父亲抿着老酒，重述“塌东京涨崇明”的传说，我歪头凝望翁家香山后黝黑的轮廓，心早已飞至长沙，幻想弯腰拾取奇珍异宝的惊喜。

初夏栀子花开，洁白簇拥枝头，幽香浮动，沁人心脾。折几枝插入清水玻璃杯，陋室顷刻清芬缭绕。爱美的表妹采一朵斜簪发际，如风跑远，只余那抹洁白在鬓边跳跃。院中，蜈蚣在墙角蜿蜒，留下细密如篆的足迹；瓢虫“啪”地展开红底黑点的鞘翅，倏忽遁入空中。梁上燕

心香一瓣

盛夏的一个中午，我走到路边一棵浓荫蔽日的榆树下歇脚。蝉鸣忽然就响起来了，像潮水似的，一下子就涌过来了，一声接一声，一阵连一阵，时而高亢如号角，时而低回似吟哦。这熟悉的声浪，心就被拽回了那些久远的夏日。小时候夏天的早上，空气里总是带着点露水那种凉凉的湿气。老家院外那棵老槐树，到底多少年了，谁也说不清？但记忆里，自打记事起，它便静静伫立在小河旁，成了我们这群小孩子夏天玩儿的天然舞台。天还没大亮呢，第一道阳光才刚蹭到树梢上，第一声蝉叫就跟着响起来了。开头就那么零碎几声，怯生生的，像小孩儿刚学说话，在试吐嗓子，可没一会儿，整棵树上的“加加哩”便被唤醒，这几一声那几一声，全叫起来了，混在一块儿，把整个夏日的空旷和热闹都填满了。

捉蝉是我们最痴迷的玩儿。自制工具极简陋：寻一根结实的长竹竿，顶端缠绕铁丝圈，圈上套个塑料袋，再缠上几层蜘蛛网，便算大功告成。寻蜘蛛网的过程就充满童趣——我们掂着脚尖，屏息凝神地在屋檐下逡巡，生怕惊扰了那位沉默的织网者；偶尔手一抖，惊得蜘蛛仓皇而逃，那慌不择路的滑稽模样，足以让我们笑作一团，乐上半天。

好玩的小波是我们中间的“蝉语者”。他总

屋檐下

逆风的方向

□刘思思

催我：“下周场地考试，赶紧预约。”我一听，心里那股劲儿也上来了，点头答应。

考试那天，心跳擂鼓，手心全是汗。科二考试不小心起步熄火，好在平时练得扎实，三秒内重新挂空挡点火启动，稳稳过关。当驾驶证副页上多了“增驾D”的时候，心里涌起一股小小的得意。

驾照一到手，心思就活络了，开始琢磨买车。跑了好几家专卖店，才真正见识了摩托车的大千世界：酷炫拉风的“仿赛”、沉稳大气的“巡航”还有小巧灵活的“踏板”。我这小身板，日常代步，接送孩子或者自己兜风，还是“踏板”最合适。

可真到了要掏钱下单的时候，那股犹豫劲儿又上来了。家里汽车电动车都有了，再买个摩托岂非多余？心里两个小人在打架。一个说：“算了吧，没必要。”另一个声音却更执着：“现在三十多岁不骑，难道要等到退休后再骑吗？”连女儿都看不下去了：“妈妈，你怎么还不买呀？你真是太磨叽了！”时间就在这反复纠结里溜走了。

“五一”回了趟老家，跟妈妈闲聊。我试探着说道：“妈，我考了个摩托车驾照。”本以为她会立刻反对，念叨“太危险了”。

没想到，她竟提起了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，她说：“黄亦玫骑摩托车的样子，又美又飒！”我一时怔住，要知道，十几年前24岁的我刚说要考汽车驾照，她曾以“不买车何必学”的

理由阻拦。如今对我学摩托车，竟这么开明。妈妈今年70岁了。这些年，她看着我一步步成长，磕磕绊绊地学着独立，而她自己，也在这绵长的岁月里，悄悄改变。她的人生，咽下这漫长的岁月里，悄悄改变。她的人生，咽下这无数无声的苦涩，没能像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里的女主角那样，轰轰烈烈地反抗过命运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心底最朴素的期盼：希望自己的女儿，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，成为一个独立、勇敢、自信又美好的姑娘。

妈妈的话像一股暖流，女儿的小催促也推了我一把。终于，我下定决心——买！选车那天，在店里试了好几辆，不是脚够不着地，就是车身太重推不动。最后，还是一款复古小踏板最合我意。当我把车骑回家，女儿高兴得像个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：“啊，你终于买来了，这才对嘛！”

当天晚上，我就迫不及待约上好友，直奔小干岛去兜风！发动机在耳边“突突突”地欢唱，风呼呼地掠过脸颊、穿过耳畔，那种无拘无束的畅快，那种飞扬的自由感，简直太棒了！所有之前的犹豫、顾虑，瞬间被这迎面而来的风吹得无影无踪。

“逆风的方向，更适合飞翔，我不怕千万人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……”五月天的歌声从耳机里传来，那是自由的声音。年龄不是界限，身份不是束缚。只要心还向往着风的方向，脚下就有路。愿每一位女性，都能为自己谱写最飒爽的乐趣！

屋檐下